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何　東海

捨身篇第九十六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入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磨滅齊宛楚艶之麗靡救墳壤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常異摶而離之本非一物熱附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窮其旨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儵値曾未移時隨習相蕩旋迷歌路橫指呼空名之爲有養已傷命號之爲毒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欲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嗛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金盈藏溢怚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厭是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旣覺過徒蓄坏瓶物我俱空喜捨何在是以體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眞菩薩常願證知三界不爲晨夜之宅惺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内云王子投身

功逾九劫刻肌貿鴿駭震三千將令
類古攀望同余欲使白牛有長路之
能寳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
名摩訶羅陀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
有三子殊特第一大子名摩訶
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
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
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
於今日心甚怖懼於是林中將無衰
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
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
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
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趣閑
靜令人安隱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
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飢餓窮
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絶第一王子見
是虎已言若爲飢逼必還噉子第三
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一王
子言此虎除命無幾不容餘處爲其
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此不惜身命
第二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已身第

三王子言[illegible]大[illegible]利[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日未曾[illegible]作[illegible]觀已[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三[illegible]我今[illegible]
已[illegible]我[illegible]多[illegible]是身都無所[illegible]
為[illegible]將養[illegible]今[illegible]所之而不知恩
[illegible]復不[illegible]今捨此
身[illegible]業為生死海[illegible]大橋梁
永[illegible]愛[illegible]
成就[illegible]便[illegible]語言[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別[illegible]時王子摩訶薩埵[illegible]
[illegible]身[illegible]所[illegible]上作是言
我[illegible]諸眾生[illegible]最勝無上
[illegible]三有諸眾生[illegible]時王子
作是[illegible]已即自放身臥餓虎前以大
[illegible]力虎[illegible]王子念言虎今羸[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得我身血[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乾竹刺頸出血[illegible]
[illegible]大地[illegible]震動[illegible]無精光[illegible]雨[illegible]
[illegible]妙[illegible]虛空中有諸天見[illegible]
[illegible]善哉大士[illegible]大悲[illegible]
[illegible]眾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
[illegible]是虎見血流汗王身即便舐血

敢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第一王子見地
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
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
悲歎容貌憔悴復共相將還至虎所
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
骸骨髮爪布散狼藉流血處處編汙
其地見已悶絶不自勝持投身骨上
良久乃穌即起舉手呼天而哭我弟
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
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
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還見父母眷屬
爾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
謂言今者我天為何所在
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
墮落得三鴿鶵一為鷹奪爾時王妃
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
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瞤瞤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若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
聞王子消息心驚惶怖即啓王妃作

如是言[illegible]求覓王
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
大王所具陳此事王聞是語悲哽苦
惱收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
愛重者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尒時大王 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
良久乃蘇 還得正念 徐聲問王
我子今者 為死活耶 尒時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當遣 大臣使者
周徧東西 推求其子 汝今且可
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 慰喻妃已
即便嚴駕 出其宮殿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見其子
煩惋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遙見
有一信來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來至
今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存
哀擗无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深生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
投身餓虎 虎飢所逼 便起求食

一切血肉 已爲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是語已
轉復悶絕 失念躄地 憂愁盛火
焚燃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蘇 復起舉手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啼哭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是畢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爲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爲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宮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爾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爾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尒時虎者 今瞿曇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揵連是
尒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號
咷涕泣悉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衆
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於此處起七寶
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
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算數
劫常為衆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
尒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
量恒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
如來尒時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
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
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
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
千歲已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
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滿千
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淨明德佛前
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
通力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
伽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
哉善哉是名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如來其身火燃千二百歲過是已後
[illegible]
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
已命終之後復生淨明德國中於淨
德王家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淨明德
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
切眾生語言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
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入涅
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即
於八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
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
眾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尒
時諸菩薩天人阿修羅等見其無臂
憂惱悲哀言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
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
眾生喜見菩薩於大眾中立此誓言
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
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
自然還復當尒之時大千世界六種
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
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
眾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
薩是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
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

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
而供養者
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彼
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
捨命已無罪可屬所以不得殺人大
罪若依大乘菩薩厭離生死為衆
佛及為一切衆生興大悲心無害他
意反招其福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
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
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
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若罰不傷指
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菩薩捨
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
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
澣濯垢滅衣在 一二 [illegible]
般或作[illegible]子象王捨手與皮或作[illegible]
尼推人或作大龜大龍救人[illegible]
山摧飢拔苦[illegible]
散血[illegible]悲以文[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頌曰
龍勝無逾生各業有[illegible]文理既造
霍子命亦頌屢屢厚福[illegible]何風當
邂逅竟慨時偷堙非所[illegible]恨我君子志
不得嚴上泯遂心正覺前斯猶久已[illegible]
既知人我空何慈心不[illegible]雅顧乗來生

先親同識版 [illegible]

感應緣 略引九驗

黃帝時甯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宍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稟勵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

是客已身乃還寺辭要要若誅不
從即旁燃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入
閣席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
馬人衆及責金寶不可稱數至夜行
道紹自行香行香竟執燭然薪入
中一面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經
語其已去禮拜未畢悉王薪所薪已
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猶唱一心言
已奄絶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
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
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
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
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燒身是元嘉二
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
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
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
共卑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為結累
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
藥王之轍猶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
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
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
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大零瑜乃誓

曰若我所未克明天當晴明如其無
感使當湯注使此四華知神應之無
時也言已上景明壽至初夜竟便入
新會龍中合掌平聖誦禪王品火焰天
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走彌感
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靄
迄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
四日諭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
細相如一貫直聳遂成奇樹深識者
以為娑羅寶樹剋病泥洹瑜之應幾
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
辯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為傳贊
曰
悠悠玄機　滔滔至道　出入生死
亂為妙寶 其一　自昔樂王　殊化絕倫
徒聞其說　今覩斯人 其二　異異沙門
豈是心圖　凝神紫氣　表迹雙樹 其三
其德可樂　其操可貴　文之作矣
式厥表揚 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
春采學律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
行誓欲燒身眾人聞者或毀或讚至
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

年又絶麥[illegible]但食蘇油有頃又斷[illegible]
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
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殷勤遣太
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
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
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
牛車而以人弁自寺之山以帝王是
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
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
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
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
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
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
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
小牀以劫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
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
喩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
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
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
同已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勅即許益
乃自手執燭以然帽帽然乃棄燭合掌
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至
眼乃昧貴賤哀嗟聲振幽谷莫不彈

指稱佛惆悵久淚人至明旦又言
於于時附空中殆完善者欲言盡
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示主更喝
以佛法明日帝為設齋夢人入會主
唱自具敘禎祥燒身之處造藥王寺
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
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梁帝欽重
齊同四果禪師每發此身將同毒
樹若身命無常棄屍於林施以鳥獸
於檀度成滿亦為善業八萬戶蟲一不
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稍積薪柴漸就
減食其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
虛鳴寺衆驚惡莫測何相其月八日
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介後
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
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龕
發五色光曜雜氣氤氳至二十九日
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
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
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
三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
五更中閒山頂上大聲振裂驚走往

觀見禪師合掌[illegible]大中春秋六十有五[illegible]
刺史武陵王乃遣還歸殯於茲處
而建塔焉後時開山頂有一石龕之處
齊其清徹光焰身之處有大樹枯
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皆生樹下後
春遂生枝葉[illegible]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姓牟氏而幼年
少言不雜俳戲每游山泉必先禮而
後飲或誦不輟出以後日人問其故
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百後必燒之
及年長從戎殺然網五習隨伴捕魚
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
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甚斷彌矣
遂燒其獵具時攘臂首領數百人共築
池塞首以養魚崖率衆童往彼觀望
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
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衆合散
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久
乃滅壽命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
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
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歸出家
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
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

[illegible] 第十張 [illegible]

何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
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為括崖菩薩
或有問曰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
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
何謂為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
衆服其言孝愛寺主法師者有大見
解承崖發遊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
禮敬解哀施之願大衆曰真解般若
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
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湍
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
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
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
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
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
為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
則頷頭微笑時或心忘私有言志崖
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
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乎
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燕頭耶蓋是
末劫輕慢心薄淺見像如木頭聞
大衆懔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
經如風過馬耳今為大乘經教故

燒香至欲入倍重佛法也闔境士女
聞者皆來繞數萬匝崖怡然發聲
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
有細雨將欲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
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
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
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
崖乃以口齧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
施大眾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
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
於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像
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
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
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昔年大
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
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
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
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
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
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
萬眾擁輦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
無哭也便登高座為眾說法時時舉
目視於新積欣然獨笑又傾右脇而

寢都無氣息狀若木人忽起問曰時

將欲至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

宜共護持先所積柴以為樓高

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登梯

至樓繞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

憑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慚

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

陰知之告撰上樓摩頂曰汝莫憂

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一人火燭

叢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

北次及西南麻燎油熾合於

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已

自僕挀重復一禮時身踞炭上及薪

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

溼所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

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先法師

乃命收取著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

者曰善權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

可盡心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盡天

由燒而後心存方知先見其崖自

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會委

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舊物生

疑崖鄉衆相聞有楊氏婦欲施絲

釵恐夫人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
佛興者偏喫飲啜流俗落度隨崖業
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宍又
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宍大是
好事汝若食一衆生宍即食一切衆
生宍若人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
宍矣汝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
宍也
又曰日有二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
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
惡也見並言語具正音句和雅將欲
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翹心精進
繞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
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
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
有沙門僧育在大津昌寺門見有火
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
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
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
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
故痛可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
得不答曰既爲心代受何以不得又
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

出可代否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臣
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光曰
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葬叵測其
太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百非太
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當行也出
凝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
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
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
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
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
像在四門者或見紫樓之上如日出形
并雨諸華大者如兩斛甕許小者如鍾
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
振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
邊見空中有油絡轝崖在其上身服
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
百僧皆罩竹繖乘空西沒又潼州靈
果寺僧慧策先崖滅度乃為設大
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
東南來翳日蔭會仍雨龍毛五色分
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旛
香煙滿空繽紛大眾通見又初收心
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蕊含盛光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二十一張　何

崇庭寺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
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
一沙彌來帊裹三斛許香并檀屑令
四眾分繞於勝下火焚香勝悑曰凡
夫身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悑尸魚病
耳燥爐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
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徧
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
時在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崖
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淳厚都無所
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
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
形漸大如七寸𥟉皆作金色明淨曜
目四眾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
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
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持屬二更忽聞
門外唤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
語曰慎勿食宍言情酸切行啼而去
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益
州行衛綱搦弓弩懸眼望鹿忽見崖
身後八月中獵人牟難當者就嶠山
騎一青馬擬看驚曰汝在益州已燒

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誣人耳何
汝能燒身不射獮得罪也汝當勤之
作田矣便尒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
於溪中忽聞山谷諠動若數萬衆聲
目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近
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可勞捉我乃
指前雞豬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
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
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
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捴周委
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卒皆此也
具如沙門惠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錄
并益部集異記
周終南山釋静藹姓鄭氏榮陽人也
風標俗譽以温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
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不幸會五濁文
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部進退惟谷嵩
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殯影嵩岳壽指
經論用忘寤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
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求道情通
掩抑十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
煙霞風月用祛心返山本無水須便
澗飲嘗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

前施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澤使
人抱摇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
施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後
居武滅法於肆德三年五月行虐關
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
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
徬徉天望忽見五段物飛騰虛空在於
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囷許
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
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尒日天晴
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
冬官府道經圍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
掩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
第十九卷問其所由荅云從天而下
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
略示連廓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
笥初武帝知譎志烈於欲見之乃勑三
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氈衣道人朕將
位以上徧共治天下譎居山幽隱追尋
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潜遁睹大法
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毗贊
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
先五衆初不慕從譎且廣集大小乘

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代再興後厭身清迫獨携别巖告弟子下山明當早至謁乃跏趺踞石留一衲衣自條身宍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不傷藏脈自餘筋宍手足頭面齊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平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壘石封外銳而險焉則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别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内外博通善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諸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讚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illegible]

無益之身 惡須人功 解形第石
投禱崖松 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揔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 泉林逕絶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昆蟲 食宍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汙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華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 進退無免 會遭螻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輪 狐狼所喙
終成毒蝕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爲讎 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篋 四大圍繞
百病灾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無實横計 凡夫所宰 [illegible] 行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 乘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常求善倍 未曾爲利
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纏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華開 彌陀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 長辭三塗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餐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於除魔道 護法爲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 早令自在 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 護法救生
復業應盡 有爲皆然 三界無常
來不自在 他敎及死 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 應當是思 衆緣旣奏
業盡今日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
山陰人師事天台依籍日久頗覩其
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瞻殊測非凡器
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靜觀道場

頭陀爲業今一身不避豺虎鬪有
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噉經于七載
禪業無絶晩往此山福林寺會大業
併除流從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
乃變服毀形麻布爲衣在佛堂内高
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絶寺僧慰
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惡盡此
叡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
下興顯三寶當燃一臂於嵩岳用報
國恩帝乃許之勑設大齋七衆通集
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鉗赤用
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
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
火燃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
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
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
佛功德或爲衆說法言該苦切臂燒
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
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
萬年御宿川人少欣儉素遊泊林泉
誓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林谷
潛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

厭捨私集柴木於文行之以貞觀末
年靜夜林中積薪為龕誦至藥王便
合下火風焰焰發煙火俱盛卓尒跏
坐聲誦如故寺僉西寺有大白光流
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
收其骨為起塔銘之貞觀之初荊州
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厭形器
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
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米唯食香蜜
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
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
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
唯出面目眾聚如山歌讚雲會誦法
華經至藥王燒身其姊先以火炷妹
頂謂妹又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一
時同燿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
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
時火化歘骨摧朽唯二舌俱存合眾
欣嗟為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
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
供養乃集數束蒿乾龍積之人聞其
故交口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
人往救火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

[illegible] 何者
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
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
常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
月初脫諸衣服揔作一襆付本寺僧
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波
坊側旦臨渭水稱念禮說投身渭中
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
矣意欲脩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
行幸勿固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感故
乃從之又卽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
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
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怪其不歸便
開衣襆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
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
雖沾僧數六業未成今欲脩行檀波
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股魚王
宍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
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
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一死符同
遺文不異（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